



灼艾續集上

鷓峰雜著



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况父既没而
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
之士動輒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
父亦猶身不受之於父乎父没而名可更亦猶
父没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
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不以為踈於禮者告邪
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貨
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

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

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烏鰂每遇漁舟卽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卽知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爲白龜烏鰂之所爲而卒不蹈白龜烏鰂之所蹈者幾希

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爲勝賞劉淵邀客

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之迹不猶寶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邪

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於雄時浩水成冰斷橋絕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伍溺而死者什三矣嗚呼是不知典守者之爲誰也昔諸葛武侯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君子以爲庶幾先王之政夫先王之政莫切於救民若夏令十月徒杠成周制十二月輿梁成是

皆爲政之先務也。今之爲政者，錢不費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之當恤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亦有之，而不知民財民力之當休，皆非也。與其視途人之病於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於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爲寧爲臺池室堂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全悰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悰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柔乃奇之。此周急之

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正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謾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爲之顙泚。

青箱雜記

王文正公曰：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

海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杳臻而大駕封岱祠
汾皆爲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
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
可能來伴赤松遊

王公旦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調汝州公
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
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稱聊表村信蓋
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粟遺之斯
亦昔人鷄黍縞紵之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
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古人
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竝錄之詩曰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
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
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爲危持便愴神前程往
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
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今區別妍媸願爲軒
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

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

程史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竒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

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邪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資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圈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窵以得資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

數日復來遂以錢叁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翁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予以實告又顧工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輕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旣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實之詐實縑于筐酌酒于竿而告之曰予塋予母人謂其直之賒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

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塋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

以少媿乎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俵俵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

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虜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

爲非大怒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旣不甚達益篤意植媿地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爲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賓退錄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爲士者當知

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
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
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回首俱
陳迹不向盃中何處消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王荆公曰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拂百姓
以從先王之道何爲而不可范淳夫云拂百姓
則非先王之道也荆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
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有時而違

道則道必有時而拂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
咨小民之情也爲政者但當虚心無我據理而
行不便纖毫計較毀譽之心亂於管中足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
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葆光錄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
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
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

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
之後官至秘書監致仕歸剡

越中有胡氏之姊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
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魚
當三伏中卧欲展轉肌膚旋黏牀席體血臭穢
骨露方卒

卧游錄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
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翥不復能飛
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

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
飛去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
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
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醒而退曾不恡情去留
還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
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
終替白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

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歟酣觴賦詩以樂其志
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山家清事

金取乎剗丹取乎一不剗以戒慾不一以存誠
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卽丹也自強不息卽金也
苟能剗穀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
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
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
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
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旣通則精氣

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
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
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
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
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以試之
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
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
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
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

豚之大功

山深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日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修福之事云

本事詩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

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勅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芻雪水畔何

山松栢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八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德隅齋畫品

大佛像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

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畫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竝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掣列列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菡萏圖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

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
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
後譚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花生泥汙之中
出於水而不着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
耳

開元天寶遺事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
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
皇嘗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
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民皆盡元崇之真
神事焉求之有福

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去
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旣
利物存乎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
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
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
禍福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爲有脚

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所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愔愔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而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幽閑鼓吹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常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

使如何帝公卽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帝公旣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卽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卽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問社稷之福對敷止此惜哉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此聞李遠詩

云長日唯銷一局棊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旣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驂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劉賓客嘉話錄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

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疑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日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真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峒峩試一臨虜騎

俯城綸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
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
度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
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

高科

盧新州爲相今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
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
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
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

辭遠使矣揆旣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
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
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
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
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
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
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
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
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事

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
在職無異跡常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
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
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
廷始重之

眉山文錄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
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
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習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
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
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効温公通鑑樣作議
論商畧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深雪偶談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
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
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
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
償之卜吉入居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

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徒倚聽之曰異哉何其
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
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
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
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
日遷徙來感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
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
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
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
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
居暫住焉

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
居暫住焉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
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
本是山中箇纜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
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沫沂
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
賦此詞

張太史明道雜誌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

白頭黃九云初口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譚語而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鶻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帚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徃徃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末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大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

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酌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元祐中祿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使旣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訪察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荆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

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卽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
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
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今鑿切
脉鑿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
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松窓雜錄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子午橋南別
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

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
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
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
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
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
去

上好馬擊毬內厩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
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
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
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

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馬得之幡綽曰臣日
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
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次柳氏舊聞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
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
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
中之者時崇二子竝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
家君頗招顧請託知古歸悉以上聞他日上召
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

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都矣
其爲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于知古然臣未及
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
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
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慰薦以至
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于
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
崇也上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
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爲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
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非所以禪元化

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膾膾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污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隋唐嘉話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

况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
遷之平遽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
欲墮不墮逢王果

人相編

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如江山之
在天下無物不容招來虛受浩浩不滿小人升
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
善則樂善然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
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貪不吝有才則

施於人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
德君子先人而後己能讓人小人不然則進己
而退人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有常之德慎終
而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
德出言於己未嘗虛發小人惟妄傾覆未嘗獲
信七曰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勤於身不慢不
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
人猶己所以養羸老而畜稚幼者也九曰自謙
之德君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則好勝爭先豈
能自慎

明達者言順劉正者言勵簡靜者言直謙恭者
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誑者言繁燥進者言急鹵
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
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
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
則言而有志與人之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讒
言勿入耳邪言勿出耳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
以爲吉與貴也

詩曰人倫何處定枯榮先相心田後相形心發
善端諸福集時藏毒害禍須生麻衣曰有心無
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斯言簡實相
法之緇領誠可忽諸

蓉塘詩話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
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強梗宜以剗克
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
高皇初定天下承劫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
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廼有刑
膝斷趾鈎背剥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
左衽之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

中亦聖人揀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彰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爲重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鬻割鈎背烙觶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爲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旣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鏐孫弘侗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

而不省我

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

祖訓定律令

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畧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爲法答應而已連橐付之此可見公之真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

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故憫之李畋張乖崖語錄云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太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
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
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
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
清獻墓前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
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名至劉宋順帝時
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
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

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
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
觀子弟程課甚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
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今日日講五
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
無命時雖工無益夫舉業文字今國家以此取
士因不可不務精熟然專力於此而不知窮經
以求其理而措諸用狗口耳騁筆舌窮不能獨
善其身達不能兼善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

者極有益當務其著已者而已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佃先下獄
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
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
士可殺不可辱臣竊以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
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
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
復追佃先據狀當流豈丁復蹈前失上泯然之
嘉貞不悅退謂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
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
輩此言非爲佃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
以應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
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
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
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吁
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在大體俾
朝廷以禮義廉耻待士所存不亦遠哉

臨川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之所
著也舊本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素太樸復加
增補校訂總爲百卷今板行者是也臨川吳文

正公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荆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上使董文炳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吁劉整呂文炳身爲大將首鼠偷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鱣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手謝

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
鵝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
堯咨守京兆乃䟽龍首渠引澧水入城以便民
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
交滴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
者三公之惠也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
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
權奸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老
弱不能勝濱死須臾監生石大川者薊州豐順

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
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
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
懼難而弟子奚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乃退
而閉戶草䟽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
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
難詩歌鵠鷓况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
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
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其奏聞
于上上竝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

以有爲信夫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廣西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人謀逆公上疏發其事反爲庶人所構陷逮繫詔獄瀕死者數矣內外爲公訟寃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及庶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畧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爲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今上卽位深知公忠鯁超擢不數年周旋六卿公亦不以摧折少變其節感 上知

遇愈自淬礪以經濟爲已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疏薦林見素之賢辯彭幸菴陳都御史有功無罪諫勿罪議大禮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處甘肅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以是與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數求去旣得請方抵家卽起爲南京兵部不拜尋卒死之日家無積鏹廩無餘粟故部使者訃奏稱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道其實也公平生議論不肯附和詭隨獨議禮一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此議公爲求進者恐不然乎

宋文信公嘗過唐忠臣張公巡許公遠雙廟留
題沁園春詞一闕道二公之精忠勁節辭旨壯
烈千載之後昭然與日月爭光 本朝劉文成
公伯溫過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
正與文山之詞相匹錄之詞云士生天地間人
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
登第拜命金鑿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
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摧頑清名要繼
文山使廉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
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

濕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
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
制書無李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
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
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
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
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
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
叩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

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史言李懷允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元人召用苗軍卒受其害亦可鑒矣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受命平蜀寇未幾卽乞休致時闈宦與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磯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祗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

詩摹寫公盡矣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好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幾時此宋小山晏叔原晚春詩也眼底紛紛不可人意讀此詩未嘗不三復嘆息也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

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
簡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上請從之時先生
年僅四十一

宋趙屺倅温州時其父清獻公抃致仕家居屺
迎以就養作堂名戲彩堂取老萊子戲彩之義
清獻題詩堂中云我憇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
意忘歸老來不及吾兒少且著朱衣勝彩衣吁
父慈子孝之樂於此可以想見矣世有讀聖賢
書而至於父子相夷者其相去禽獸又幾何
宋富鄭公有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
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
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之不亂得乎吁况小人之
與小人並處其攻擊排擠以求必勝其貽患於
天下國家可勝言哉

袁凱洪武中爲御史 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
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
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
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曾南豐曰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
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
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胃劉洎持憲法
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
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
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縉虞世南褚遂良
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
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
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爲者
耶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
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貧賤
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由此觀之則
宰相之職不在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文辭敏
瞻也不在我剴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爲首務
乎世之妬賢嫉能營私植黨昵比小人而懷奸
誤國若李林甫盧杞王安石賈似道之徒卒之
喪國亡家其惡可勝言哉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
申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
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

以政事爲名臣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礪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望門下輿徒步而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真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

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元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之問奸也葆之對寔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上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經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不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唐同郡鄞縣人

追封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年
已七十餘劄正有爲一志爲國卒時語不及私
惟云此大同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
勿壞我家事也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
非人變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
飲于城下使軍民橫懼鋒鏑者不知幾千人以
至召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畧定忠毅之言
當國者可不念之哉

左太冲吳都賦云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
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蕪巷矜其宴居
則珠服玉饌此數語者曲盡三吳之人富侈之
狀可見古人作文下筆不苟也

高皇帝旣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
部侍郎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
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
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念爲官肯負國朝恩鶴
鴿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
高處回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
子自隨隨元主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

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見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璨有將帥之才惟以積錢數千緡爲母所責今世祿之家膏梁子弟席其餘勢以膺冠冕文不知務學武不思養勇但欲堆金積鏹營私罔利以第宅服飭玩好車馬僕從誇耀於一時者又璨之罪人也豈特不如而已哉

懶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鳴鳩之有別其性則然也傳記所載禽獸之事徃徃有之蜀鄧艾征涪陵

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水葉塞創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又范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葉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又周公謹言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雖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寘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旣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隨地而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極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之不孝於親者猿之不

如也又幕府燕聞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故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觀此則人之不忠於君者猴之不如也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曾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吁使老而貪得升高歷險而不知戒其聞此詩也亦有所悚動其中乎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

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果能辦此乎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獨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崔之後聯鄭之前聯二詩可謂委曲形容旒旒中之滋味者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

者口中所能道

廬陵李公昌期末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著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眞事少幾曾輕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拽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迤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

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
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食費我無
是也張公之言乃理到之言也士大夫當書此
以爲座右銘

會有四不赴

謂公會生會
塋會醪會

時有四不出

謂大寒
大暑大

風大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閑閑過從身

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之
詩也高不絕俗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牀惟新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

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
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一人並有愧色夫士
君子之持身惟出與處而已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而奉身華侈乃鄙夫志於富貴者
之所爲也而謂賢者爲之乎羲之巢許稷契之
論其有道之言也歟

唐書列傳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
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
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

歸於人黃裳驚其言李東谷云諺云知子莫若
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
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
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
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
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
蓄以爲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
殃世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兔狡而規利
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
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

枉作馬牛二公皆名言也達者識之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
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
効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
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爲用文以醫諫

求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下 詔求言言者

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岐
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

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碎詈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恊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

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魯公類苑載唐人一詩云學織錦綾功未多亂投梭杼誤拋梭莫教織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容齋三筆載衢州白沙渡酒店壁間一詩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一詩可以爲初學自脩者之訓

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謂其父曰大人

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疑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官太子太保洪容齋謂疑式病其父失節託于心疾歷五代十二君狎狂不仕亦賢乎哉容齋無乃失於詳考乎

呂布爲曹操所擒劉守炎爲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

御

營平虜伯江彬在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寃

祈命夫身爲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真鄙也

夫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

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

以一魁寘膏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

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

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

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之士有

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僂者多矣不但君相

樊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諭之
則張大自銜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
學者當戒之

歐陽韶字子韶末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
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上乘怒欲戮

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舉手加額
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爲霽其

人得從輕典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卒于家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

時士大夫鄙其爲人魚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
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
墓上人謂之穢冢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爲仁和訓導通詩
書二經博涉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
北海藩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
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
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
辭以疾魚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
頻煩走傳車老大雖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

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落踈寄與青
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
泰六年徵詣翰林脩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
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
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
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菴大年病不起
以詩投抑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
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
抑菴遂爲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菴之德不可
及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
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
燒銀養自身自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
云世之痴者爲藝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
此未之不撫卷而歎其爲名言也滁人魯訓導
縉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
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
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
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

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
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慥洪
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
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
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窓風似雨孤燈背壁夜
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
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
未嘗念及其父至爲瞿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
於浩遠矣予見庚午貢士嚴州余初以母老不
肯會試心甚嘉之愧不如也因憶二詩錄之檢

筆不覺淚墮

舊篋中檢得王虎谷先生荅楊邃菴閣老書一
幅讀之再三不覺扼腕歎息虎谷之不凡也所
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
書云進本家人回蒙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
義所以開悟不肖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
且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陞他官若欲行其正
君救民之志而盡其讜正之言施其澄清之政
則立異好名之論過當太嚴之謗必至交口騰
沸撩蛇虺之頭蹈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

人國智不足以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罅塞漏小補於事倘不幸而洊至崇顯之位滔滔皆是蹇蹇難容毀方爲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允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踈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令雲

鳳爲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諭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笈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汲黯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輩不同祇當先正其心先治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

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
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爲
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
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
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
下哉故爲諛言諂辭勸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兒
童婦女之見踰踰姁姁之情失可爲之時喪蚤
有之譽非真受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盛德偉
業與古大臣等敬之至也不欲執事虛居此位
以貽萬世之誚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

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脩怨報恩昵邪害正自
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自以爲
善處人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
可頌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
名不稱焉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
以言之亦未審尊意何如若以爲然非雲鳳之
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爲狂妄詆訕非雲鳳
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天於國家必有
意矣

寇萊公在宋當時號爲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

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篋視同列及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食蘆菹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三原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

景明以此規之端毅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

鈔五錠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三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謂五刑者笞杖徒流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大夫挂誤之公罪詳審精密誠不刊

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大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顙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脩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輶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

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
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爲理聽
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
斃斬以殊刑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輶身義
無所取不亦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
用殘剥膚體徹骨侵肌酷均鬻切雖云往古之
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輶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
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
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
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

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觀此則
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慎耳非準唐也方
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焉此亦一端也

宋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
下始卽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
盜賊此言雖過亦必有激而然歟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爲學者師宋嘉定四
年中特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帥楊長孺以其
老榜爲監當心易之嘗摺據其簿書子信將拂
衣而去投以詩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

白上頭飛鵲只因無樹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知著脚當來悞光欲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孺得詩恨知之之晚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

灼艾續集上

